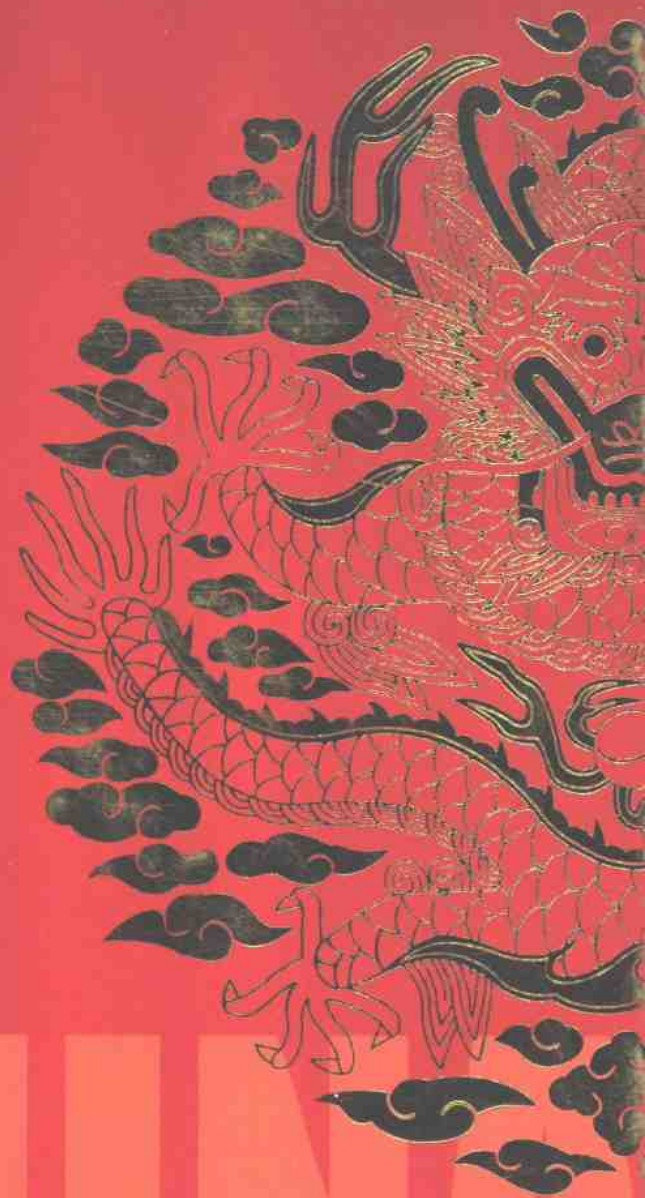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帝王后傳

中國歷代
帝王后傳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王莽

远方出版社

目录



王莽

第一章 一门十侯	(1)
第二章 王莽发迹	(39)
第三章 得寸进尺 渐次极峰	(69)
第四章 复古改制	(123)
第五章 国灭身死	(157)
第六章 王莽评说	(211)

王政君

一、两议婚礼	(239)
二、入掖庭为家人子	(245)
三、母以子贵	(250)
四、昭君出塞	(254)
五、太子废弃之争	(263)
六、成帝嬖于女色	(273)



第一章 一门十侯



一、政君入宫

如果说王莽篡汉立新的时代条件是历史积累的结果，那么，王莽篡汉立新的机遇则是由他的姑母王政君入宫成为汉元帝的皇后而创造的。

王氏家族是由齐的流裔。王莽篡汉做皇帝后，写了一个《自本》追述自己的世系，其中说：

“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重，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

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给王莽搞烦琐的世系考证，更没有必要用世系考证去证明他的血统是否高贵。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此类血统论除了可以作为研究封建政治历史观的材料外，没有其他任何用处。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除了王莽作为齐国田氏的后裔这一点没有疑义外，他胡诌出的田氏之前那个虚无缥缈的世系没有多少真实的历史根据。王莽之所以把半是传说，半是真实的世系捏合在一起，目的就是给自己的篡汉从祖宗那里寻找一个神圣的根据。因为刘邦自诩为尧的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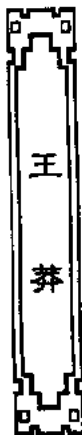


那么，按照“五德终始”和“三统”、“三正”之类的理论，如同舜代尧一样，作为舜的后代的王莽，其取代尧的后裔的刘氏皇朝也是命中注定，天理昭然的。

秦汉以来，王莽的家世是清楚的。文景时期，田安的孙子王遂居于东平陵（今山东章丘），生王贺，汉武帝时做绣衣御史，这是武帝专门设立的用于监军的监察官员。武帝后期，不少地方暴发了农民起义，这些绣衣御史被派往农民起义军势力强大的郡县，督责郡县官吏严厉镇压起义军。对很快安定地方的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如，绣衣御史暴胜之等人奏杀镇压起义军不力的郡县官吏以及与起义军通消息供饮食的百姓万余人。当时，王贺被派往魏郡（今河北临漳一带）督责郡守县令等围剿坚卢等起义军。他没有采取残酷的镇压措施，对坚卢的部众网开一面，对镇压不力的官员也曲予回护，优容，结果被别人告发，他自己因此丢掉了官职。但他并不后悔，而是叹息着说：“我听说挽救千人之命者子孙就能封侯，我救活者超过万人了，后世子孙应该兴旺发达吧！”王贺免官后，因与东平陵的终氏结怨，就举家迁居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的委粟里，因德高望重，被任为三老，为当地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受到魏郡百姓的敬重。

王贺生子王禁，字稚君，少时在长安学习法律，做廷尉史。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生女儿王政君，她就是后来元帝的皇后。王禁有大志，不拘小节，好酒色，娶了不少妻妾，生了四个女儿八个男孩，长女名君侠，次女政君，三女君力，四女君弟；儿子依次为凤字孝卿，曼字元卿，谭字子元，崇字少子，商字子夏，立字子叔，根字稚卿，逢时字季卿。其中，王凤、王崇与王政君同母。其母为王禁的嫡妻，是魏郡李家的女儿，后因妒被王禁赶走，更嫁河内（今河南焦作一带）苟宾为妻。

据说，当年王政君的母亲怀她时，曾梦见月亮投入她的怀



抱。及其长大，“婉顺得妇人道”。至待嫁之年，王禁一连给她许配数户人家，男方都在结婚前夕莫名其妙地死去。后来，东平王刘宇聘其为姬，未入王府，刘宇也死去。王禁十分惊异，于是找算命先生为女儿相面，得到的回答是：“当大贵，不可言。”王禁深以为然，就教女儿读书学琴，使之受到良好的教育。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18岁的王政君被王禁献进宫中，“人掖庭为家人子”，进入后补嫔妃的行列。约年余，皇太子刘爽的爱妾司马良娣病重，死前，她对太子说：“我命不该死，我是被你的那些娣妾良人诅咒而死的。”司马良娣死后，太子悲痛过度，大病一场。他迁怒于那些娣妾，谁也不再亲近。后来，宣帝见太子闷闷不乐，知道他憎恨诸娣妾，就要皇后在后宫家人子中选取几位淑女侍奉太子。皇后选取王政君等5人，等太子朝见自己时，让她们与太子见面，并令长御问太子喜欢哪一个。这一天，太子来朝，皇后令王政君等5人待坐一侧。当长御问太子喜欢哪一个时，太子其实一个也没有看上，但碍于皇后的面子，只得随口答道：“其中一人可以。”当时王政君离太子最近，又独独穿着绛色的大掖衣，长御以为太子中意的就是她。皇后于是令侍中杜辅、掖庭令浊贤将王政君送入了太子宫，很快有了身孕。在此之前，太子宫中的娣妾不下十数人，侍候太子时间长者已七八年，但没有一个人生孩子。独王政君入宫即孕，并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生下一个儿子，他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其时，汉宣帝尚在位，他对孙子的出世十分高兴，亲自为之起名骞，字太孙，时常放在身边逗弄。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宣帝崩逝，太子即位，是为孝元帝。以儿子刘骞为太子，王政君为婕妤封王禁为阳平侯。三天之后，又宣布立王政君为皇后，王禁位特进，王禁的弟弟王弘为长乐卫尉，即皇后的侍卫官。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王禁死去。其长子王凤嗣爵阳平侯，同时为卫尉侍中，成为皇宫的卫士长。王政君生子以后，元帝很少召幸，夫





妻之间没有多少感情。太子年长后，喜欢饮酒，又好燕私之乐，元帝认为他不具备做皇帝的才能，而此时，傅昭仪正得到汉元帝的宠幸，她生的儿子即后来的定陶共王多才多艺，很得元帝的欢心，“坐则侧席，行则同辇”，这时，元帝身体不太好，就把政事委于臣下，自己“留好音乐”，自取其乐。他把鼙鼓置于殿下，自己在殿上凭栏投掷铜丸击鼓，能够“声中严鼓之节”即符合鼓之节拍。后宫姬妾及左右宦官们学着元帝的办法投丸击鼓，但谁也达不到元帝的水平，只有定陶王能够做到。元帝曾当着不少臣子的面夸奖定陶王。时任驸马都尉侍中的史丹心向太子，就对元帝说：“人们所说的才能，应该是聪敏好学，温故而知新，有丰厚的知识积累，皇太子就具备这样的才能。若是将熟谙丝竹鼓鼙看作才能，那就是把音乐家陈惠、李微放在丞相匡衡以上，可以让他们做丞相了。”一席话把元帝说得“嘿然而笑”。建昭四年（公元前15年），汉元帝最小的弟弟中山哀王刘竟去世。太子与这位小叔一同上学，一起成长。太子前往吊唁，元帝看见自己的儿子，想到小弟少年夭亡，悲痛之情难以自抑。但太子到小叔灵前，却表现不出丝毫哀痛之情。元帝非常生气，恨恨地说：“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而为民父母者乎！”同时，将太子的表现告诉史丹，责备他推崇太子不符合实情。史丹的反应十分机敏，他立即摘掉帽子，向前谢罪。说：“臣见陛下对中山王之死哀痛不已，深恐损伤御体。太子进去吊唁前，我私下告戒他不要痛哭流涕，以免引起陛下的伤心。此事罪责在臣，该当死罪。”史丹的曲意回护，打消了元帝对太子的不满。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病重，傅昭仪和定陶王一直在病榻前侍候，而皇后与太子却难得一见。元帝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废太子另立定陶王的心思也愈益强烈，多次向尚书询问当年汉景帝废太子刘荣而改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的故事。而对如此严峻事态，皇后，时任卫尉侍中的王凤以及太子皆十



分忧虑，百思不知计从何出。这时候，史丹正以元帝最亲近的臣子在元帝跟前侍候，他瞅准机会，待元帝独处卧室时，即迅速跑到元帝床前，伏青蒲上连连叩首，痛哭流涕地说：

“今皇太子以嫡长子得立，已经十多年了，名号已深入百姓之心，普天之下，莫不归心愿为臣子。现在见定陶王一直得到陛下的爱幸，道路之上，流言四起，以为太子的地位发生动摇。如果真的如此，公卿以下所有臣子必然誓死力争，不奉诏命。愿陛下先赐小臣以死，以昭示群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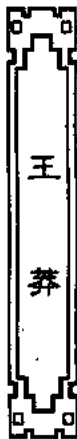
元帝素仁弱，缺乏主见，今见史丹痛哭失声，言语恳切，十分感动，长叹一声，悲戚戚地说，“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而太子和两个王子都还幼小，我一样地爱恋他们，时时在念！决没有废立太子的意思。并且，皇后一贯谨慎，先帝又非常喜爱太子，我怎能违背先帝的意旨！驸马都尉的一席话究竟从何而起？”史丹听罢，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他后退一步，叩头触地，说：“这是愚臣妄听之言，不足为凭，臣罪该万死！”元帝见史丹一片忠心，话又说得比较得体，就打消了潜藏于心中的废立念头，采纳了史丹的意见，同时对史丹嘱托：“我病日渐沉重，恐怕没有好转的希望了，我死之后，还望你尽心辅导太子，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心意！”史丹噙唏而起。太子的地位算是稳定了下来。元帝死后，太子即位，是为汉成帝。他为了报答史丹保住自己太子地位的功劳，登基伊始，即提升史丹为长乐卫尉，不久又升右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 300 户，给事中。再后徙左将军、光禄大夫，一直得到信用。鸿嘉元年（公元前 20 年），成帝感念史丹的功劳，又封他为武阳侯，食邑 1100 户。其实，史丹其人没有什么大本事，也未建树什么文治武功，他只是凭着政治上的敏感与机智，在保住成帝的太子地位上立了一功。由此，他在成帝一朝备受信任，为将军前后达 16 年之久，“食大国邑，重以旧恩，数见褒赏，赏赐累千



金”，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极滋味声色之乐”。他的九个儿子也“以丹任并为侍中诸曹，亲近在左右”，得到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汉成帝登基后，他的母亲成为皇太后。他任命自己的长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加封 5000 户。又封太后的同母弟王崇为安成侯，食邑万户。王凤的庶弟王谭等皆赐爵关内侯，食邑。王氏外戚集团由此兴旺发达起来，成为专擅西汉朝政的起点。在此之前，王政君虽然已经贵为皇后，但因得不到元帝的宠幸，自己的皇后位子和儿子的太子位子也不十分巩固，因而在行动上格外小心谨慎，不敢为自己的外家谋太多的利益。尽管其父王禁因皇后的关系位特进，但只不过在礼仪上受到尊崇，在实际上却没有什么权力。王禁之弟王弘的官职长乐卫尉，秩不过千石，仅仅是皇后的卫士长，远没有进入汉皇朝的决策圈。王禁死后，尽管袭爵的王凤做了卫尉待中，也不过承担了率领卫士在宫内巡逻和守卫皇宫的职责，他还只能远望着丞相府和中朝的厅堂叹息。然而，元帝仙逝，成帝登基，一夜之间，吉星高照，整个汉帝国开始向王氏外戚倾斜，命运之神向王氏外戚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如果说历史的必然性通过无数的偶然事件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在导向王氏外戚集团专权的道路上，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每个关键时刻都使偶然事件走向对王氏有利的结果。你看，如果王政君在入宫之前顺利出嫁，她就只能做个贤妻良母生儿育女，王氏宗族根本做不了外戚，他们家的荣华富贵只能靠自己的拼搏来获取。如果东平王刘宇不年少夭折，王政君也只能在他的王宫中度过寂寞的岁月，王家宗族靠这种关系绝对成不了什么气候。如果元帝之妃司马良娣不早逝而与元帝恩爱终生，王政君恐怕连与元帝谋面的机会都没有，她只能做个白头宫女日夜对着皇宫的高墙流泪叹息，遑论什么皇后和王氏宗族的勃兴。如果宣帝、皇后为太子选取良家子时



王
莽

王政君未能入选，即使入选了而在太子朝见皇后时她的坐次换个位置，王政君也入不了太子宫，其后的一切也就无从发生。如果王政君进入太子宫也像其他嫔妃一样不能怀孕生子，或者只生个女儿，那她也只能终生处在嫔妃的行列，王氏宗族即使能沾到一点荣光也微乎其微。如果汉元帝也有乃祖景帝的主见，武帝的雄才，能够毅然改立太子，毫不犹豫地废去刘骀的太子地位，立定陶王为太子，王政君也就只能默默地做个诸侯王之太后了却自己的一生，王氏宗族自然也不会显赫到操持国柄等等。然而，这一切“如果”都没有发生，命运之神仿佛对王政君及其家族特别钟情，王氏外戚的专擅朝政也就水到渠成了。不过，王氏外戚集团在汉皇朝的专政擅权究竟持续多长时间，达到何种程度，关键还在于汉成帝的性格、才智和魄力，因为从法理上讲他是汉皇朝真正的主人。尽管王氏外戚是他的外祖父之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把国家的政柄交到他们手上，只要他敢于和善于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有意识地贬抑王氏—王氏外戚集团也不会在朝野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以后的一切也就难以发生。但是，汉成帝恰恰是一个不争气的皇帝，汉高帝刘邦播下的龙种，经过长期的演化变异，终于变成了可卑、可悲而又可笑的跳蚤。

二、成帝耽于政事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寿终正寝，他的长子刘骀即帝位，他就是汉成帝。初为太子时，“好经书，宽博谨慎”，很得元帝欢心。他最初住在桂宫，有一次元帝紧急召见他，他出来桂门后，不从最近的驰道去元帝居住的宫殿，因为按照当时的礼仪制度，驰道只供皇帝的车马驰驱。他于是绕道向西，从直城门折回，再由作室入宫。由于绕道而行，费去不少时间。元帝问他为何珊珊来迟，他据实禀告。元帝十分高





兴。同时颁下命令，允许太子的车骑得以从驰道而行。其后，元帝虽然发现太子并不是理想的皇位继承人，但因种种因素的制约，他到底未能改易太子，成帝的皇位也就保住了。平心而论，汉成帝并非一无是处。他面目姣好，又“善修容仪”，是一个美男子。他平时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上车时，一定先端端正正地站好，在车内，不回头看，不很快地说话，不用手指指划划。每逢上朝，他端坐殿上，不苟言笑，“尊严若神”，有穆穆天子之容。他的智商甚高，“博览古今”，喜好音乐舞蹈。在他做皇帝的25年中，也做过一些好事，如，罢斥了元帝时的佞臣石显，撤除了中书宦官；多次下诏，鼓励臣民直言敢谏；多次下诏，奖励孝悌力田，减免租赋，大赦罪人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成帝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他放弃那些本属于自己的权柄，放手让王氏外戚集团专政擅权，势力急剧膨胀，终成尾大不掉之势；面对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他除了发布一些节俭，省刑，减免租赋之类不关痛痒的诏令之外，拿不出具有实质意义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特别重要的是，他太爱享受，太喜欢女色，从而使汉皇朝的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他作为一个巨大的腐败源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汉成帝的皇后许氏是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之女，她漂亮、聪慧，善史书，一段时间，宠冠后宫。后来，因许后无子，且又与大将军王凤不睦，再加年岁渐长，色衰爱弛，终于在鸿嘉四年（公元前67年）被废，最后逼令其自杀。在此前后，成帝还宠幸过班婕妤及其侍者李平。但不久，因为得到了赵飞燕及其妹赵合德，他的注意力就全在她们姊妹身上了。

原来，因为汉成帝特重女色，时间长了，对宫中那些循规蹈矩的淑女们逐渐失去了兴趣，侍中张放便为其出谋划策，怂恿他出宫寻欢作乐。于是，他每每化装成富平侯（其时嗣爵者即张放）家的公子，到宫外四处冶游。时间一长，此事也就在宫内外、吏民之间传开了。当时，一般臣子不便也不愿对成帝



劝谏。恰在此时，刚刚迁为凉州刺史的谷永在京奏事。待其准备离京赴任时，传来东莱（今山东半岛一带）出现黑龙的消息。成帝知道谷永是一个颇有儒学修养，并且经常对符瑞变异发表见解的人物，就让尚书拜访谷永，询问他对出现黑龙的看法。谷永正对成帝特别喜好女色并且不顾帝王体面经常冶游的行径不满，于是，借机草拟了一份长篇上书，通过尚书递给了成帝。在上书中，他大讲夏、商、周三代因宠幸女人亡国的事实。对成帝的所作所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首先，指评他重女色，登基之初，宠幸许后和班婕妤，致使“许、班之贵，顷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接着，对他的冶游进行直接了当的指责：

“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轻无义小人以为私客，数离深宫之固，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随，鸟集杂会，饮醉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流酒媢媢，溷殽无别，闲免通乐，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

这里，谷永用生动传神的语言，描画了成帝一伙冶游的丑态，为后人留下了一幅难得的画面，使人知闻其声，如见其形。其次，谷永又对成帝“大兴徭役，重增赋敛”等一系列加重剥削的政策措施提出抨击，特别对他两次改变自己寿陵的地址的作法表示了强烈的愤激之情。原来，按照惯例，一个皇帝登基后，大都很快速定自己寿陵的地址，遂即开始兴建，以便给自己准备好一个富丽堂皇的归宿。成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31年），就选定渭城（今陕西咸阳东北）延陵亭为初陵，开始动工兴建。10年以后，又听信将作大匠解万年的意见，认为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戏乡风水更好，于是，停建初具规模的初陵，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在此重新开工建陵。无奈该



地地势低洼，首先需填土垫基，结果费时5年，迄未完工。永始元年（公元前20年），成帝只得下令停工，再回过头来修建初陵。一来一往，费时15年，花费巨亿，寿陵还未建成。成帝虽然最后以惩办解万年，将其流放敦煌以求平息臣民的愤怒，但他所造成的劳民伤财的巨大损失却无法换回了。谷永对此极为恼火，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上亡。是以明王爱养基本，不敢穷极，使民如承太祭。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听邪臣之计，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绪，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为高，积土为山，发徒起邑，并治宫馆，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谿，费疑骊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后反故。又广开营表，发人冢墓，断截骸骨，暴扬尸柩。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姜降，饥谨仍臻。流散冗食，饿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

最后，谷永对成帝发出语重心长，近乎锥心泣血的劝谏，希望他改弦更张，励精图治，使汉皇朝度过危机，再创辉煌。他说：汉朝建立以来，已历经9代，190余年了。此前继承大业的君主有七人，都能承天顺道，遵循祖宗法度，或创造中兴之局，或守住承平之世。只是到了陛下临朝，独独违背天道，纵欲无度，轻贱万乘之体，肆意妄为，正当盛壮之年，没有继嗣带来的福分，空有危亡的忧虑，屡屡失却君王应有之道，违反天意。作为先人的继体之君，有责任守住先人的功业，您如今的行为，岂不是有负先人的重托么！今天，社稷宗庙祸福安危之机系于陛下一身，陛下应该激发圣明之大德，幡然悔悟，敬畏上天的盛怒，警惕危亡的征兆，荡涤邪辟的欲念，励精图治，专心致志，回复到正确的轨道，排拒群小私客，免除任命





不当的官员，全部除去北宫私奴车马等冶游之具，克己复礼，不再重犯微行出饮之类过错，以防止切身之祸。同时，深思日蚀再现的天戒之意，抑损后宫之宠，拒听后宫之请谒，除去掖庭之狱草菅人命之弊政，撤去炮烙之类酷刑。还应该诛杀那些邪佞之臣以及以左道旁门侍奉陛下的人，以满足天下臣民的愿望。进而停止初陵之工，罢去缮治宫室之役，轻徭减赋，与民休息，抚卹救济贫困之人以安定远方，奖励忠直之臣，放逐贪残之辈，无使庸碌无为者尸位素餐。以上建议，请陛下依次实行，坚持下去，不打折扣，夙兴夜寐，孳孳以求，时时警省，且勿懈怠，旧有错误一一改掉，新的德政则彰明较著，细小的邪念不复存于己心，那些惊心怵目的大灾异亦自然销弭，远离我去的天命可以回复，社稷宗庙也就有望保住了。在成帝一朝的臣子中，敢于在上书中如此尖锐、激烈和直言不讳者，谷永当属首选。他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言无忌，是因为背后有王氏外戚集团的支持，而此前的一些上书又一一得到成帝的褒奖，所以胆子也就斗了起来。然而，由于此次上书太失“温柔敦厚”之意，使成帝的面子太过不去，引起成帝的震怒，下令侍御史收捕谷永治罪。早已得到消息的卫将军王商通知谷永赶快离开长安，使侍御史的收捕计划落了空。

尽管谷永等人对成帝的荒唐行径进行苦口婆心的劝戒，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不仅照旧冶游如故，而且很快迷上了赵飞燕姊妹。赵飞燕本名赵宜主，她出生之时大概有些怪异，所以父母将她抛在一边，三天不予理睬，目的是让她死去。谁知三天以后她仍然活得很精神，于是就将她养起来。长大后，送入宫中做婢女。不久，又转到阳阿公主家服务。这位青春少女长得娇小玲珑，异常美丽，而且聪敏机智，善解人意。对于歌舞有一种特殊的感悟能力。无论多么复杂的歌舞，他不仅一学就会，并且能够超常发挥，那婉转清丽的歌喉，婀娜多姿的身段，使所有见过的人为之倾倒。由于她体轻如燕，



舞姿似飞，故号曰飞燕。她的艳名在京师达官贵人中流传，自然也瞒不过成帝。于是，他为了目睹赵飞燕的芳容，借一次外出化装冶游的机会，悄悄溜到阳阿公主家里。阳阿公主竭诚招待，不用说赵飞燕的歌舞是非看不可的，成帝眼见她俏丽的容颜，优美的舞姿，耳听他动人的歌声，甜甜的话语，直觉得仿佛仙女自天外飞来，不由得如醉如痴。为了能够日日与她厮守在一起，就下令将其召入宫中，宠幸无比。不久，赵飞燕又将其妹赵合德引进宫中，成帝见妹妹比姐姐更娇艳动人，也下令收进宫中，姐妹“俱为婕妤，贵倾后宫”。一时间，成帝的心思全在她姐妹二人身上，对其他嫔妃不屑一顾。相形之下，真是“六宫粉黛无颜色”了。许皇后被废之后，成帝一心一意想把赵飞燕立为皇后。无奈皇太后王政君嫌她出身卑微，坚决不予批准。急得成帝茶饭无心，愁眉不展。此时，太后姐姐之子淳于长正做侍中，在成帝身边服务，看准这是讨好皇帝的好机会，于是千方百计在太后面前为成帝说情，终于得到太后的认可。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四月，成帝先封赵飞燕的父亲赵临为成阳侯，改变她家卑微的身份，六月，就封她做了皇后。赵飞燕做了皇后，虽然获得了那个时代作为女人的最显赫的地位，但成帝对她的宠爱却大不如前。因为在成帝眼里，最光彩照人的是她的妹妹。成帝封赵合德为昭仪，让其居住在昭阳宫中。为了讨她的欢心，命人将该宫精心装饰一番：中庭涂以彤朱之色，殿内油漆一新，门限以黄铜裹饰，并涂上黄金。上殿的阶梯以白玉砌成，殿内壁上露出的如带一般的横木以金环装饰，同时，嵌入蓝田玉璧、明珠、翠羽，其富丽奢侈，为后宫之最。赵飞燕姐妹虽然相继专宠后宫十多年，但谁也没生出孩子。姐妹二人明白，由于成帝的皇后嫔妃谁也没生出儿子，因而生子就成为巩固和提高自己地位的重要条件。为此，二人不惜冒险与其他男子偷情，以期生出挂在成帝名下的孩子。然而，天不从人愿，二人机关算尽，也没有能怀孕生子。



王

莽

三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春天，成帝暴病而亡。由于成帝身体素质强健，又值45岁之盛年，他的突然死去引起朝野的猜疑，一时间，议论纷纷，归罪于赵昭仪的纵欲无度。皇太后下令大司马王莽等朝廷有关官员对成帝死因进行调查，赵昭仪知道自己难脱干系，只得自杀以求解脱。

哀帝继位之后，赵飞燕被尊为皇太后。大概因为她在拥立哀帝问题上有功，所以终哀帝之世，总算保住了皇太后的位子。不过，哀帝即位仅仅数月，司隶校尉解光就上书皇帝，揭出成帝亲子被害的案件，矛头隐隐指向赵飞燕。上书中说，我命令属下的从事掾业和从事史望二人，验问知内情的掖庭狱丞籍武，不久前任中黄门的王舜、吴恭、靳严，在宫中任婢女的曹晓、道房、张弃，以及曾任赵昭仪御者的于客子、王偏、臧兼等人，都说曹宫是曹晓的女儿，曾任中宫史，精通史、诗、教授皇后。道房与曹宫结为同性夫妇，关系密切。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六七月的某一天，曹宫对道房说：“皇帝同我睡过觉。”后数月，曹晓入宫，见女儿肚子大起来，就问怎么回事，女儿回答：“我怀上了皇帝的孩子。”十月中旬，曹宫在掖庭的牛官令舍生下了一个男孩，有婢女六人侍候。随即中黄门田客持皇帝诏记，盛于缘色绋缙做的书囊中，封口盖有御史中丞的大印，交于籍武说：“取牛官令舍妇人新生的孩子和婢女六人，全部收系暴室狱中，不要问孩子是男是女，也不要问是谁的儿子！”籍武遵命将曹宫，新生儿及六个婢女一起收进暴室狱。曹宫对籍武恳求道：“请妥善藏好我儿的胎衣，您应该明白这孩子是谁的儿子啊！”三天以后，田客又持诏记与籍武，悄悄问：“那孩子死了么？请在简牍背面书告我。”籍武即在牍背面写上：“小孩仍在，没有死。”田客默然有顷，把籍武拉到室外，小声怒斥说：“皇上与昭仪十分震怒，为什么还不杀？”籍武伏地叩头，哭着说：“不杀这孩子，我知道自己活不成；杀了这孩子，我也活不成！”他请田客转奏自己给皇帝的



上书，其中说：“陛下未有继嗣，儿子无贵贱，都是您的血胤，请留意吧！”奏入宫内，田客旋又持诏记予籍武说：“今夜漏上五刻之时，你抱持孩子交于王舜，地点是东交掖门。”籍武悄声问田客：“陛下见到我的上书，有什么表示？”田客神秘地说：“瞠目结舌。”籍武按时将孩子交给王舜，王舜根据成帝的诏命将孩子留在宫中，并为之选择了一个乳母抚养他。王舜嘱咐乳母：“精心养育这个孩子，有重赏。但千万不要将此事泄漏出去！”王舜为孩子选定的这个乳母就是张弃。此时孩子已生下八九天了。三天后，田客又持诏记，封记与第一次一样，交与籍武。籍武见其中有一封着的小绿匣子，诏记的意思是：“告诉籍武将匣中的物品与书信交给狱中的妇人曹宫，由籍武监视她，将药喝下去。”籍武打开小匣子，见其中有两枚裹着的药丸，一张名曰赫蹏的薄纸上写着：“告诉伟能（即曹宫），必须将此药喝下去，不能再入宫中，一切你自己应该明白！”曹宫读毕，悲愤地说：“果然如此，她们姐妹兄弟想专擅天下！我的儿子额上有一撮粗壮的头发，很象孝元皇帝，她们容不下。现在孩子在哪里？他危在旦夕，怎么能让皇太后知道此事？”说完，即喝药自杀。接着，六个宫婢被召入宫。出来后对籍武说：“昭仪说：‘我知道你们无罪，但却不能活下去。你们是愿意在宫内自杀，还是愿意到宫外被杀？’我们愿意在宫内自杀。”说完皆自缢身死。籍武如实将情况上奏。张弃抚养那孩子11天后，宫长携诏书将他取走，再也不知他的下落了。还有许美人生子的问题。许美人住在上林涿沐馆，皇上数次召她到饰室，一年再三召幸，有时留数月或半年之久。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怀孕，当年十一月产下儿子。皇帝下诏中黄门靳严带儿科医生及五种和药丸三，送到美人住处。后来，昭仪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听昭仪对汉成帝说：“你常骗我说你从中宫（皇后之宫）回来，如果是这样，许美人的儿子是怎么生出来的？难道许氏还要被立为皇后么？她怒从中来，用手